

悲憫天下難民

二〇一八年，我有兩次遠行。六月去了美國四十幾天；十一月去了土耳其一個月。這一東一西的旅程中，我遇見了不同年代、不同國家的「難民」。

在美國德州休士頓，嬌小的慈濟志工梁明嫻，熱忱又謙和。聽她的口音，是濃濃的廣東腔，詳談後才知道她來自越南，而且是以「難民」身分來美的。

在委內瑞拉長大的吳冉云則是「經濟難民」。委內瑞拉沒有戰爭，但是經濟崩潰，數百萬人口出逃到鄰國。

到了土耳其，在慈濟志工胡光中協助下，我近距離採訪敘利亞難民。因為內戰，數十萬人死於槍砲之下；數百萬人冒死逃離家園。寫他們悲慘的故事，我幾度瀕臨崩潰。

雖然敘利亞內戰目前幾乎

結束了，但是據我所知，難民的返鄉之路還是相當遙遠。「戰爭無情，人間有愛」，我很慶幸把握因緣，為慈濟援助敘利亞難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。

也是在土耳其，認識一位來自巴勒斯坦，聰明又帥氣的年輕人。二十五歲的生命，遭遇過四次以色列的大轟炸。雖然逃離故國，卻是魂牽夢縈想回去。兩國千年的世仇，有解嗎？

古今中外，戰爭沒有片刻停息，難民也難以絕跡。戰爭沒有贏家，只有破壞和死亡。看到世界遍地烽火，難民流離失所，反觀臺灣，七十多歲的我，一輩子身處的是「太平盛世」，太珍貴、太難得了。身為臺灣人，不禁要高呼：臺灣人真幸福！

悲憫天下難民多，我有心要把我知道的難民故事寫出來。看看別人的苦難，想想自

己的安定富足。臺灣人，要知道福、惜福啊！更重要的是要多多造福。唯有「有福」的人，才能趨吉避凶；唯有「福地」，才能平安樂利。

臺北 陳美羿

掃心地

靜思精舍的早晨，沙沙聲四方傳來，常住師父與志工們忙著打掃庭園。花蓮慈濟小學退休的楊月鳳校長，一個人在知客室旁的草皮上掃地。

「請問，這一株是什麼？好漂亮！」我打開話匣子。

「垂茉莉。」楊校長埋頭掃地，回答簡潔有力，又喃喃說著：「這是煩惱！」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。

「你看，花再怎麼美，落在不該落的地方，豈不是變成了煩惱？」她又說：「我要掃這一朵落花，花瓣反而捲成小小的，躲在草裏，讓你幾乎看

不見它的存在！除掉落花要有方法，不是想除就除掉。」楊校長以竹掃把慢慢挑起落花，掃進畚斗裏。

她示範掃花，分享著她對清除煩惱的體悟：「煩惱，不是你不就想就會不見！它一直存在著，卡在心裏的小小角落，慢慢地累積堆疊，若不除去，就會變成更大的煩惱。」

草皮裏的落花快被楊校長除盡時，一陣風吹來，花朵又紛紛悄然落下……「人的一生，煩惱會一直來，不會停。你的人生不也這樣？」

原來，掃地或掃心地都不能我執，花兒隨時會落下，煩惱永遠清理不完。要學會切割，不深陷泥沼。隨著時間理出對治煩惱的方法，善解煩惱帶給我們的意義，方才成為人生智慧。

花開花落，生住異滅，成住壞空，如此不停循環著。植物說法，唱著生命之歌，世間無常也如常。掃心地，在無常

中如常，是我們要修習的功課。

彰化 張慧蘭

我是虎媽

「你們夠了喔！是要我講幾次？都這麼大了，還要我這樣嗎？」服裝店傳來近似咆哮、罵小孩的碎念。此時，手機來電震動，震停了這位母親的怒火……電話那頭說著：「呵呵……沒事！沒事！我是要送給你四個字，『聲色柔和』啦！」

「啊？師兄您人在哪裏？」剛才還在罵小孩的「母老虎」，瞬間變成慌張的「小兔子」，「我已經離開現場了，想說這個聲音就是你，可是怎麼那麼兇？沒關係啦！孩子很乖了，聲色柔和、聲色柔和……」掛上電話，我內心的羞愧掩蓋了稍早的怒火，身心癱軟地只想趕快回家躲起來呀！

不要懷疑！上面那位兇孩子不遺餘力的「虎媽」，就是

在下我。但卸除了「母親」的角色以後，我就是一個愛笑的「好人」；在學校，我是那個被一群五、六年級小少男、少女圍繞的「親師」；在婆婆面前，我更是一頭溫馴的小綿羊；在慈濟世界，我是合群又配合度高的志工。

唯獨扮演「母親」這個角色時，威嚴不容挑戰！但偶爾還是會被女兒的機智擊敗。「媽！桌上怎麼會有靜思書軒的東西？」「喔！那是師伯今天送給我的！」「我覺得師伯對你好好喔！所以師伯說的話，你真的要聽，『聲色|色|柔|和』。」說完她便一溜煙地迅速逃離現場。

我的人生很平凡、生活很簡單，但我很感恩我有一個完整無缺的家，有一個完全尊重我教養孩子的婆婆，有永遠支持我做自己的先生，還有兩個罵不走的女兒，才能讓我們的生活保有愉悅以及歡笑。

彰化 張翎慧